

知乎盐选 | 故旧

故旧

阿南轻轻地摇了摇头。

小嫔道：「奴婢担心今日祥妃在凤鸾殿受了气，会在圣上面前提及。纵便是祥妃不提及，难保她身边的宫人们不提及。虽然华乐公主抓诨皇子脸上那一把并不重，但由旁人之口说出来，恐变了味道。若圣上以为咱们凤鸾殿自持中宫，欺侮祥妃母子，那可就……」顿了顿，她又道，「倒不如皇后娘娘您自己先表态，显得您磊落无愧。」

小嫔用担忧、关切的眼神看着阿南。阿南沉吟道：「祥妃素来性格娴静，又是世家小姐出身，想来不会去告那等刁状。但是她身边那个小婵，倒是不好说。」

小婵那会子呵斥刘芳仪的姿态，就可以看出她不是个好相与的。

「而且，皇后娘娘您想想——」小嫔的声音沉下来，「那诨皇子本来就夜夜睡不好，是个极爱哭的，若日后再闹起来，说是今日在凤鸾殿被华乐公主惊着了，吓到了，愈发严重，这说得清吗？」

阿南低头，吹着杯中的水。那水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那便照你说的办吧。」

小嫔应了声儿，便从宛妃手中接过华乐公主，走了出去。

一旁坐着的刘芳仪听见方才小嫔口中的「告状」之语，不免有些慌神。她今日屡屡讽刺祥妃，若是小婵去告状，恐怕她也脱不了干系。

她起身，向阿南跪安告退。

只余宛妃，犹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喝着宫人们递的茶。

阿南瞧着她，笑道：「妹妹不担心圣上责怪吗？」

「圣上喜欢懂事的，不喜欢生事的。皇后娘娘您肯定最明白。」

成灏自亲政以来，竭力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日日在勤政殿的时间，比在后宫多得多。纳的几个妃嫔，也都是跟前朝政事权衡后的结果。他未对哪个妇人格外上心，也未在哪宫盘桓太久。

宛妃说完，意味深长地说了句：「皇后娘娘身边的小嫔姑娘，是个周到的人……」话到末梢，拐了个弯儿，「只怕有些太周到了。」

阿南打量着宛妃，这个替嫁进宫的胡二小姐，她的孩子是如何没的，她到底知还是不知？她这数月以来，对中宫的热络，真的只是想着为自己找个依靠吗。看她对公主的细心与喜爱，倒像是发自内心的。她难道是真心想成为自己的臂膀？

「本宫自小便在宫闱长大，与小嫔相识多年了。她是从前乾坤殿中缝补嬷嬷的女儿，也是本宫在宫闱中仅有的知心人。是而，本宫入主凤鸾之时，便向内廷监要了她过来做掌事宫女。十数年的情分在，她难免替本宫多想着些。」阿南说着，眼前似乎浮现小时候的情景。

她喜穿素衣，头戴卦签，读着晦涩的古书，跟同龄的小孩子格格不入。且，她虽养在乾坤殿，但没有名头，非主非仆，许多宫人并不把她当回事。小嫔却一直对她关心爱护有加。

小嫔与她同岁。有一年元宵，阿南睡下了，却听到有人叩窗。原来是小嫔。主子赏的半只什锦鸭，她舍不得吃，拿来跟阿南小姐共享。

小嫔从前一直叫她「阿南小姐」。小嫔是唯一不觉得阿南寡淡的外表有距离感的人。

阿南的心，与外头的人就像隔着一一条长而深的回廊。而小嫔是每日往来这回廊的人，她替阿南说那些说不出的话、替阿南做那些做不出的事。

凤座上的阿南永远都是不动声色的。

宛妃叹了句：「有道是疏不间亲。臣妾原不该说娘娘身边的人。但，当局称迷，傍观见审。臣妾想着，娘娘虽是至为聪慧的人，但有时候被云彩暂时遮住了眼眸也未可知，故而，多了句嘴。」说完，她喝尽盏中的茶，离座跪安了。

阿南看着她的背影，想着，下回镇南将军回京述职，得找个由头，让他带上三姨娘上京，好让宛妃能在胡家京中的府邸见到亲娘。

至于小嫔……阿南转动杯子的手缓下来。她想往下再看看。

这厢，小嫔抱着华乐公主走到尚书房。恰成灏批完江右的折子，伏于案牍之上，抬头之际，听见一阵婴孩的笑声。

他起身，舒了舒筋骨，看到小嫔怀里笑容灿烂的女儿。小女婴的眼中仿佛有大片的星光，泼洒的满室明亮而闪烁。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接过她，唤了声：「铄儿。」在政务中积压的乌云一霎时被吹散。

华乐公主看着他，白而软的小手捉住他头上的金冠。

他捏了捏她的小脸：「铄儿喜欢皇冠吗？」华乐公主趴在他的肩上，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成灏仰头哈哈大笑起来。须臾，他问小嫔道：「今日怎么想着把铄儿抱来尚书房？是皇后有何事唤孤吗？」

小嫔面露惶恐，跪在地上。

「今儿宛妃娘娘抱着公主，公主在宛妃娘娘怀里不慎抓了诰皇子一把，虽然不重，但诰皇子大哭起来，祥妃娘娘心疼得不得了，跟宛妃娘娘吵了起来，刘芳仪也参与其中。祥妃娘娘离开中宫的时候，闷闷不乐的。皇后娘娘自知公主做错了事，便命奴婢抱公主来向圣上请罪。奴婢觉得，公主没有错，皇后娘娘

更没有错，错的是奴婢，身为中宫的掌事宫女，没有看护好公主。」她磕了个头，「奴婢罪该万死。」

她这一段话，把后宫中所有的人都带上了，但却不乱，条理清晰。

成灏听了，摇摇头：「孤当是什么事呢。听来也没什么要紧，不必动辄死罪。」

他看着怀中的华乐公主，道：「诩儿是个男孩子，却忒娇气了些，孤每次去雁鸣馆都听见他在哭，哭得无休无止。倒是铄儿，虽是个公主，但总是笑容满面，有皇家的大气风范。」

小嫔仍是跪在地上不敢起来。

成灏道：「灵雁生孩子吃了苦头，所以便格外在意了些。孤原也理解。但她是饱读诗书的世家女子，焉能不知过犹不及的道理？皇家的男儿，岂可过分宠溺。」

「至于宛妃和刘芳仪——」他微微皱了皱眉，「在中宫吵吵嚷嚷，成个什么体统？你告诉皇后，该斥责，便斥责。后宫当有后宫的规矩。如今，孤的后宫才几个人，便这样乱糟糟。昔年，太祖爷后宫之中有百人之多，高太后是如何辖制的？皇后该思量思量。」

小嫔低头：「皇后娘娘有国母之风，御下宽和。」

成灏笑了笑：「你是个忠心的丫头，处处护主。」

他抱着华乐往凤鸾殿走：「今儿是整日子，孤便歇半天，去中宫陪陪皇后。」

圣驾到了中宫。阿南迎了出来，眉眼间漾着柔和的欢喜。她每回看成灏抱着铄儿，就觉得内心深处那些残缺的不安，得到九曲回肠的圆满。

「铄儿这般爱笑，倒让孤想起一个人……」成灏有一刹那的恍神，从一个纯净的梦中苏醒，意识到皇后在眼前，也意识到自己似乎不该说这样的话。

幽水相照清梦醒，故人词寡。阿南看出了他的尴尬，便佯作没有听见。

她没有追问到底像谁。她知道他想说的是沈清欢。那是一个她永远也填不平的疮口，索性就迈过去。

晚间，阿南和成灏刚入榻安歇，便听见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

成灏问道：「什么动静？」小舟隔帘答道：「圣上，似乎是文茵阁那边闹腾起来了。」

「文茵阁？」

不一会子，便听到刘芳仪的哭泣声：「陛下，臣妾冤枉，臣妾冤枉啊……」

阿南道：「圣上安歇着吧，后宫的事，便让臣妾去处理就好了。您无须劳神。」

成灏起身，穿上龙靴：「孤倒要看看，大半夜的，后宫在闹什么？小舟，你去把她们带到中宫来，孤要亲自审一审。」

「是。」

帝后相继来到庭院中。

半盏茶的工夫，满院子的火把。

御林军统领孔良跪在地上，回禀着来龙去脉：「圣上，今晚臣在宫中当值，巡逻的兄弟们在文茵阁外发现一名鬼鬼祟祟的陌生男子，起初以为是哪个侍卫做了贼，待到拿下他，方知并不是宫中之人，而是宫外的人——」

「宫外的人？」

「是。乃刘芳仪娘娘进宫前的故旧。」

深更半夜，宫外男子徘徊于宫闱，其中意味，众人心知肚明。

火把之下，那个被藤条捆住的男人一身白衣、眉清目秀。

方士

成灏听完孔良的话，面色沉郁。地上捆着的那白衣男子似乎是想说什么，但因嘴巴被堵上，只能含糊不清地呜呜叫着。

内侍搬来软椅，成灏坐了下来。一旁的刘芳仪一边拿着帕子拭泪，一边跪行到成灏的脚边喊着冤枉。

成灏伸手，抬起刘芳仪的下巴，冷冷问道：「他是谁？」这个进宫还不到一个月的女人，成灏自认待她不薄。

阿南面色无波地站在成灏的身侧。她注意到，刘芳仪不管将「冤枉」二字喊得有多委屈，却始终不敢与地上捆着的那男子对视。

起初听到动静，阿南以为不过是孔良在替自己的亲妹子孔灵雁出气，利用御林军统领职务之便，来这么一出栽赃嫁祸。但如今看来，倒没这么简单。

想来也是。孔良是何等样的人？曾经的羽林卫头目，从小跟成灏一起摔摔打打长起来的，岂能不了解成灏？他又怎会做如此明显又愚蠢的小把戏来欺上？

阿南扫了一眼地上的男人，意外看到他腰间悬着一面小小的镜子，又看到他袖口下端，画着八卦图。

她盯着他的眼睛。这人不是道士，是个方士。

琅琊方士者，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覡杂语，妖妄不经。这些人无心修道，以讖纬而牟利。然而，在上京的贵族圈中，却悄然风行。

阿南心里清晰明朗起来。

怪道孔良如此理直气壮，又如此幸灾乐祸。

刘芳仪并不冤枉。就算不是风月案，在宫中乱行方术，也非同小可。此乃君王忌讳之事。

刘芳仪呜咽着，重复地答着：「圣上，臣妾是清白的，您不要听信奸佞之言，臣妾没有做半分对不住您的事情.....您想想，臣妾就算再糊涂，不顾着自个儿的性命，也该顾着母家刘府诸人的性命，顾着父亲大人的前程，怎会丧风败德.....」

「原来你还知道顾念母家。孤再问一遍，他是谁？」成灏的手重了一分。

「他.....臣妾病了，他是母亲为臣妾送进宫的大夫。谁知还未踏入文茵阁的门，便被孔大人当贼捉起来了。臣妾知道，孔大人定是因为臣妾顶撞了祥妃姐姐，想借题发挥，报复臣妾呢。可怜臣妾没有孔大人这等好哥哥在宫中.....」

「住口！」成灏大喝一声。吓得刘芳仪硬生生地将奔流到嗓子眼儿的呜咽收了回去。她惊惶地看着成灏。

「你纵是病了，宫中医官署那么多医官，瞧不得你了？退一步说，宫中医官署的医官都不如你的意，你想从宫外请大夫进来，也该在向中宫请旨过后，通过内廷监，明公正道地请。你深更半夜召陌生男子进宫，违反宫规，有污宫闱，这身家性命，你要是不要？」成灏厉声说道。

刘芳仪见天子这一怒，非同小可，忙连连磕头：「求圣上息怒，臣妾知错了，臣妾知错了.....」

「你唤他进宫，到底意欲何为？你若磨完了孤的耐心，孤便不审了，把你送到三司衙门。到那时，境况可跟现在不一样了。」

刘芳仪被逼到极处，只得结结巴巴地说出实情。她自小被众星捧月惯了，在进宫之前，颇为自信，总觉得自己一进宫，便能获盛宠。然而在进宫之后，发现不过尔尔。圣上待皇后、待祥妃，甚至待宛妃，都比待她好。她心中郁闷，想起母亲刘夫人平素有个信赖的方士，颇有几分本事，便想着唤他进宫，做一做法，留住圣上的心……

「荒唐！」成灏骂了一句，沉默了下来。

刘家的女儿刚进宫，便出了这样的事，说来总归是不好听，此等宫闱之事，传出去徒增笑料。加之，刘存在朝堂之上的确是个有眼色的得力之人，黄河水患刚刚止息，他立了大功，现在贸然处置他的女儿，难免让众人揣测。

成灏想了想，站起身来。眼前的情景让他烦躁，他想一个人去乾坤殿清静清静。

他跟阿南说：「皇后，这事情便交给你了，你看着处置吧。孤相信，你与孤心意相通，一定知道该怎么做。」

阿南想了想，俯身道了句：「是。」

成灏又看向孔良，道：「这件事，起于宫闱，便止于宫闱吧。」孔良立刻领会了圣上的意思，忙拱手道：「是。」

成灏吩咐完，看也不看刘芳仪，更没再看地上捆着的男子，大踏步地走出凤鸾殿。小舟忙尾随其后。

孔良遂向阿南行礼告退。阿南笑了笑，道：「阿良，你这个御林军统领眼力挺好，捉人的时候看得清，圣上的脸色也看得清。」

阿南很久没这样叫他了。成灏、阿南、孔良、沈清欢，他们这些人年纪皆相仿，从小在宫中便认识。在阿南没有入主中宫之前，孔良还时常与她开几句玩笑。他不管说什么，阿南都淡淡笑着，不回应。自从大婚的消息被拟定后，他再也没跟阿南开过玩笑。彼此之间，再也没有这样随意的唤过名字。

今晚，阿南随口叫的一句「阿良」，让孔良胸中感慨颇多。他叹了口气，道：「皇后娘娘准备如何处置这二人？」

阿南正色道：「刘芳仪——」

「臣妾.....臣妾在。」

「你有违宫规，罚半年禁足，不许踏出文茵阁半步。另罚一年的月俸。你可有异议？」

「臣妾.....无异议。」刘芳仪战战兢兢地答道。

「你下去吧。以后再莫犯糊涂。你要时刻记得，你如今是圣上的妃嫔，不是刘家未出阁的小姐，可以随着自己性子胡来。这是皇宫，不是你刘府的后花园。」

「臣妾谨遵皇后娘娘教诲。」

禁足，对于今夜之事来说，已经算是恩赦了。刘芳仪磕了个头，匆匆退下。

阿南坐在方才成灏坐的那张软椅上，看着地上的男子。

她一挥手，小内侍扯掉塞在男子口中的布。男子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边道：「谢皇后娘娘。」

这人皮相颇佳，丰神俊朗，面如冠玉。若不仔细观察，还以为他是进京赶考的士子。也难怪一开始大伙儿都把今晚的事想成了风化事件。

「你叫什么名字？」阿南问道。

「草名余苓，拜见凤驾千岁。」男子喘匀了气，跪在地上，向阿南行了个大礼。

「余苓……」

一旁站着的孔良似想起了什么：「这名字甚是耳熟，似乎是专擅迷惑京中贵妇的人。据说，不少人请他画符挽回夫君心意，亦有不少人请他炼丹驻颜。」

阿南淡淡道：「那必是有些效力，才会让人迷惑吧。」

余苓道：「草民这浅薄本事，跟娘娘比起来，不值一提。行走江湖，却是够了。」

「你算算，本宫今晚会如何处置你？」

余苓低头道：「草民算到，娘娘一定不会为难草民。」

阿南冷笑道：「本宫生平最讨厌自作聪明的人，更讨厌有人想谋算圣上的心。」

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答应为刘芳仪作法，获取圣心。圣心岂是琅琊方士能谋算的？

「杖打一百，丢出宫去。」阿南口中缓缓吐出这八个字。以眼前余冬这身板儿，打一百棍，不死也得去半条命。

侍卫们应了一声，上前便架住余冬。

这时，余冬突然喊道：「南妹头——」妹头，是百越方言。阿南的母亲，当年是百越嫁到禹杭的。这偌大的人世间，阿南只听过母亲叫她「南妹头」。

兄长

阿南怔了怔，看着眼前这个白衣方士。

侍卫们架着他，他忽地看着阿南笑了笑。方才那些恭敬和拘谨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仿佛坐在他面前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后，而是与他十分相熟的一个寻常女子。

「南妹头。」他又叫了她一声。「你是谁？」阿南冷冷道。

「南妹头，我是你的兄长。」

阿南脸上有微愠的神色：「胡说八道。本宫从不知有兄长。」

余荃挣扎着，似乎是想从身上掏出什么。阿南吩咐了一声「放开他」。侍卫松开架着余荃的手，余荃从怀里摸出一枚发簪来。那发簪形状很特别，是汉白玉做的，上面刻着阴阳八卦图，还有一枝绽放的桃花。

阿南记事特别早。她认得，这是母亲的发簪。上面的阴阳八卦图和桃花，乃父亲邹钦亲手所刻，这是他送给母亲的生辰礼物。

看到这发簪，阿南的记忆一下子被拖到三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整个邹家笼罩着阴云，众人都说这个家族似乎有难以摆脱的短寿的厄运。天机算不得，人心算不尽。古来算卦者，几人得善终？

父亲的丧期还未过，母亲的娘家便来了轿子，接她改嫁。

百越在东南，靠海，略有夷人之风，那里的女子没有守丧的规矩。

玉簪上的「桃」字，藏着母亲的名字。

母亲叫作范红雨。因李贺有诗云：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故而，后人把红雨用作桃花的别称。

母亲刚生下阿南的那一年，她生辰之日，思念家乡，倚窗落泪。父亲做了这根玉簪送给她，对她说：「阿桃，等孩子大了，我陪你一起回百越探亲。」

可还没等到那一日，父亲便离世了。性命就如同挂在枝头的花朵，不知何时开，亦不知何时落。

母亲是外祖的第四女。范氏医馆在百越颇有名气。昔年，祖父与外祖有些交情，定了儿女亲事。哪知母亲嫁入邹家不到五年，父亲便病逝了。

母亲在阿南的目光中走出邹家的大门，一步也没有回头。阿南随母亲奔跑到门外。她天生倔强，一句挽留的话都没说，却紧紧抓着轿帘的一角。

母亲俯下身来：「南妹头，你舍不得娘吗？」

阿南不作声。

「南妹头——」母亲的声音里带着蛮音，仿佛海水被日头晒久了的腥咸。

「青春日将暮，你爹没了，娘在这邹家门里没有念想了，你懂吗？」

阿南依旧不作声。

「一辈子很长，长到数不清，娘才廿二，要过自己的日子去了……」她轻轻抚了抚阿南额前的发。「南妹头，你愿意跟着娘一起走吗？」

阿南摇摇头。她轻轻地说了声：「爹说，离开邹家门，就不是邹家的人了。」

母亲不再与她说什么，咬咬牙，上了轿。

阿南闷声追赶着轿子，直到再也跑不动，满头大汗，无力地躺在地上。她想，母亲一定听到她的脚步声了，可母亲仍然执意往前。

母亲为什么不能守着父亲生前曾经给过的念想，守着灵位，过完这一生呢。人这辈子真的可以爱上两个人吗？阿南想，若是自己，一定不会这么做。

不管是因为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如果爱的人死去，阿南觉得自己一定会同他一起死。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

人这一辈子只能爱一个人。天上地下，碧落黄泉。

她对母亲的改嫁一直无法释怀。在她心里，母亲背叛了父亲，也背叛了原配夫妻的恩爱与欢好。离开邹家的门，便不是邹家的人。是而，在她初登后位，内廷监曾问皇后母家是否还有亲人在世之时，她只淡淡说了两个字：无人。

眼下，她接过余冬手里的玉簪，厉声道：「你手中为何有我母亲的物件？」

余冬道：「八月初八，丹桂开花。卯时三刻，骤雨忽落。邹家有喜，生女阿南。南妹头，我知道你的生辰八字。你的母亲，亦是我的母亲。」

阿南沉默片刻。她想明白了。

母亲想来是改嫁去了余家。

眼前这位所谓的「兄长」，定是余家的孩子，母亲给他做了填房继母。这七拐八绕的兄长，是与她无甚血缘关系的。

夜已经很深了。小小的飞虫在灯罩下起舞，凉风一阵一阵地吹在阿南的脸上。她问了句：「母亲现在何处，她还好吗？」

余苓低头：「她去年秋天病逝了。临终前，将这枚玉簪交给我，让我来找你。她不知道你的去向，以为你还在禹杭。所以，我一开始是按照她留给我的地址，去了禹杭的邹府。几经辗转，才知原来你已经进京，还做了皇后。我.....我一介平民，没有办法进宫.....想了很多主意，都不行.....」

阿南思量起今晚的刘芳仪事件，耐人寻味。难道他处心积虑在京中扬名、处心积虑接近后妃的娘家人，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有进宫的机会吗？他见到她就是为了向她报丧的吗？

「去年秋天病逝了」，这句话如同一块大石砸入阿南的心里。虽然她恨母亲的离去，也怨母亲的薄情，但母亲离世又是另一回事。自此，在这天地间，再也没了来处，只余荒凉未知的归途。

「我刚出世，生母就难产故去了。对我而言，生母是没有印象的。我四岁那年，母亲嫁进余家，待我视如己出，我一直把她当作我的亲娘。」他说到这里，眼眶泛红：「母亲是惦记你的。她希望你莫要怪她。」

一旁的孔良悄声与阿南说：「皇后娘娘不可贸然认亲——此人进京以来，以巫术而成名，不是个简单的角色。待微臣为您查探一番，您再做定夺。」

阿南点点头，道：「阿良，你把他带去安平观吧。那里自酆大夫离开后，便空置着。今晚本宫乏了，脑子有些乱，明日再审他。」

孔良担忧道：「皇后娘娘您留他在宫中，陛下若知道了，会不会……」

阿南道：「莫担心，本宫心里有分寸，会给陛下一个合适的交代。」她扶额：「今日本宫乏了，都下去吧。」

孔良拱手道：「是。」

余萑张了张嘴，似乎好想跟阿南说什么。阿南摆摆手，示意他退下。

「南妹头——」

阿南打断他：「叫本宫皇后。」余萑低头，道了声：「是。」

人都散尽了。凤鸾殿仍然灯火通明。

阿南回到床榻躺下来。她看着床头的烛火闪啊闪，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何会命孔良留下余萑。也许，潜意识里，她对亲情仍是渴望的。

她又仿佛回到了三岁，她是跟着母亲轿子奔跑的小女孩。

她跑啊跑。她在追赶什么呢？

余苓说，母亲临终前是惦记着自己的。这句话让阿南有一种心痛的满足。

她握紧那支玉簪，那是母族的消息。

「草民算到，娘娘一定不会为难草民。」

呵，这一卦，竟让他算对了。

请罪

这一夜，阿南辗转反侧，没有睡。她脑海中全是从前禹杭城外邹家的那座老宅，和记忆里为数不多的与父亲母亲相伴的晨光。母亲名带「红雨」，邹宅里便有许许多多的桃花树。一到春日，落雨的时节，烟水茫茫，江南的白雾给桃林镀上一层如梦似幻的光。

「父亲，母亲。」阿南在心里喊着。他们却前后消失在她的视线中，在空气中化作一缕尘烟。

五更天的时候，阿南从榻上起身。她没有带宫人内侍，自己一个人走出凤鸾殿的大门，不知不觉竟往安平观的方向走去。

这些年，阿南从来没有打探过母亲的消息，没有问她再嫁的那户人家如何、夫君如何，没有问母亲过得怎么样。她怕母亲在那个家庭过得好，她会难过；过得不好，她也会难过。

而此时，她竟特别想从余苓的口中，得知关于母亲的只言片语。

母亲患了什么病，她生命的末尾是否快乐，她廿二便嫁入余家，偌多年来，可有生养？

此时亦是上京的春日。可上京的春与禹杭的春很是不同。上京的春，是富丽堂皇的。禹杭的春，是水墨诗意的。

天还蒙蒙亮。鼻尖漾着花朵混着露珠绽放的清香，阿南踱到了安平观门口。还未进去，却忽然见一个黑影从里面闪出来，一眨眼就看不见了。

阿南霎时警觉起来。方才见那黑影身量纤纤，是女子，绝非男子。

宫中有谁会在天亮前进入安平观？

绝不可能是刘芳仪或是她宫里的人。昨夜，阿南以中宫凤印下了懿旨，关刘芳仪半年禁足。文茵阁外，现在守卫森森，别说是人，连只蚊蝇，都难飞出。难道余冬表面上虽是刘芳仪召进宫的，但他其实还跟宫中其他的人暗通款曲？会是谁呢？

阿南皱眉。这个自称是自己兄长的琅琊方士，如此不简单。

阿南方才烟水茫茫的心一下子被疑惑的风吹干了，她冷静下，镇定地分析着。

黑影似乎是往御湖的方向闪去。御湖的东侧是雁鸣馆、文茵阁；西侧是花房，花房里培植着天下珍稀的花卉，花房的偏殿住着侍弄花卉的匠人们。

此时先可以排查的，便是花房里的人。阿南快步往回走，刚走到凤鸾殿门口，见小嫔端着一个装着温水的铜盆问庭院里扫地的小内侍，可有见到皇后娘娘出门。

小嫔听到脚步声，一抬头：「娘娘今日起来的这样早，怎不唤奴婢近身伺候？」

阿南笑了笑：「今日醒得早，便在御湖边走走。见你未醒，便没唤。」她转脸，吩咐宫门口的侍卫：「唤孔良大人来。」

「是。」

小嫔将铜盆置于檐下，伺候着阿南净脸。

孔良昨夜在宫中当值，很快就赶来了。阿南用帕子在手上擦了擦，吩咐道：「以搜查宫中失窃之物为名，拿着中宫的令牌，去搜一下花房里所有人以及她们的床褥，看看有没有人是昨夜未歇，或是晚歇的。」

从那会子到现在，才过去不到半刻钟，连带脱去夜行衣、处理夜行衣的时间，被子现在绝对还没焐热。

孔良答应着，快步出去了。他不知发生了何事，但阿南甚少吩咐他做什么，一旦阿南开了口，他第一反应便是照做。

一炷香的工夫，孔良回来复命，他带人搜遍了花房的每一个角落，以及里头所有的在册宫人，没有一个人有异样。

阿南低头，喝了口杯中的清水。排除了文茵阁，亦排除了花房里的宫人们，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可能：那黑衣人出自雁鸣

馆。

孔良见阿南不作声，便屈身告退，走了两步，又回头道：「娘娘要好好歇息。莫要太忧思，莫要太操劳。」

他定是看到了阿南面上的疲态。

阿南颌首。孔良又道：「昨日那方士，娘娘当真要留他在宫中吗？」

阿南沉吟道：「昨晚是本宫一时迷惑，想来不该沾此麻烦，让此等妖妄不经之人久留宫中并非益事，今日便驱他出宫吧。告诉他，不管是什么原因，若再敢闯入宫闱，定不轻饶。」

「是。」孔良应了一声，似替她松了口气。

「娘娘，您如今身居高位，有许多双眼睛盯着您，您自个儿愈发要小心。您素来是个聪敏的人，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

阿南再度点点头。是啊，自古以来，后宫的水便深不可测。女人们暗藏着汹涌的欲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怎保不是有人故意用这个「兄长」来对付中宫？

「八月初八，丹桂开花。卯时三刻，骤雨忽落。邹家有喜，生女阿南。」这番话并不能说明什么。

查到皇后的生辰八字并不难。不该被他那句「南妹头」所打动。

幼时之不可得，终已逝去，何必耿耿于怀？

人间昏晓，浮生扰扰。得失过眼只须臾，如风扫。那些童年缺失的，便让它缺失吧。隔着岁月的纱幔，纵使拼命去捕捉，也难以捕捉到了。

孔良退下后，阿南定了定神。

乳娘抱着铄儿走来。铄儿手中摇着小拨浪鼓，咯咯地笑着。她看见阿南，睁大眼睛，将拨浪鼓递给阿南。

阿南看着铄儿，心内轻柔一动，从乳娘那儿将孩子抱过来。

此时，小舟提着一个食盒从殿外走进，传圣上的口谕。原来是圣上早膳吃菜粥清甜可口，便命小舟送一些来凤鸾殿给公主。医官们说过，公主现时七月有余，除了乳汁，该添些流食了。

小舟向阿南笑道：「圣上时时惦记咱们华乐公主呢。」

阿南道：「多谢圣上关怀，有劳舟公公了。」

乳娘盛了粥，喂到铄儿口中。铄儿似乎胃口很好，小嘴一开一合，吃得下巴上都是。阿南看着铄儿，脸上露出久违的笑意。

妃嫔们请安的时辰到了。今日，除了禁足的刘芳仪，雁鸣馆的祥妃也没来。独宛妃依旧热络地前来请安，行罢礼后，便逗着公主玩儿。

「昨夜的事，臣妾都听说了，刘清漪胆子倒是真大。忤，在娘家被惯坏了。」

阿南沉默。

宛妃话锋一转：「方才，臣妾在来凤鸾殿的路上，见孔灵雁身边的掌事宫女小婵带着一个白衣男子往雁鸣馆去了。那白衣男子眼生得很，是不是……」

阿南握紧了杯子，冷冷道：「本宫不是已经吩咐将那方术赶出宫去吗。」

她叫来门口的小内侍：「去雁鸣馆问问，是怎么回事。」

小内侍答应着，疾步走了出去。

宛妃见皇后面色有异，联想到昨夜听说的事件，用帕子掩住口：「那白衣男子不会就是昨夜刘芳仪召进宫的人吧，这祥妃有些太大胆了。」

阿南面色沉郁。

过会子，小内侍回来禀道：「回皇后娘娘的话，今日俩侍卫正押着那方士往门外走，恰好碰到抱着诰皇子的祥妃娘娘和小婵姑娘。那方士只看了诰皇子一眼，便说此子有夜啼之症。祥妃娘娘便问是怎么回事。那方士说，夜啼不止，乃被邪祟所迷，若长此以往，必魂魄消减，身体孱弱，直至命归。祥妃娘娘听了便唬得慌，说诰皇子如她的性命一般，问方士可有办法。那方士说，只需他去雁鸣馆驱一驱邪祟，保诰皇子从今往后再不夜啼。于是……于是祥妃娘娘执意唤他去试试……就连孔大人都拦不住。」

「圣上可知道此事了？」

小内侍答道：「祥妃娘娘说，这两日皇长子夜啼比从前更加严重，嗓子都坏了，小脸蔫蔫的，医官们束手无策，如今这个方士既说有办法，无论如何得让他试试，一切以诰皇子的康健为上，圣上那儿，无论有什么指责，她自个儿担着。现时，那方士正在雁鸣馆驱邪，祥妃娘娘赤足前去尚书房请罪了。」

鼠精

自小在江南长大、身材娇小的孔灵雁脱了簪环，一身素衣跪在尚书房门口。自进宫那日起便戴着的莲花耳饰亦去掉了。

《列女传》中有脱簪请罪之载。历来后妃们，皆将脱簪作为犯下重大过错请罪时的礼节。但，最严重的，还是赤足。这是一种自侮，比男子的「负荆请罪」更甚。

孔灵雁虽赤足跪地、楚楚可怜，但眼神中甚是坚定。她叩头道：「求圣上可怜臣妾为母的心，求圣上垂怜。只要诰儿能康健，臣妾做什么都甘愿。」

良久，门打开，成灏走了出来。他轻皱着眉：「祥妃，你是世家小姐，腹内有诗书，孤本以为你是个清明的人。怎么一到诰儿的事上，便这般糊涂？医官署的医官都治不好的病，你缘何相信一个江湖方士就能治好？另则，皇后已下旨驱那方士出宫，你如今非要留他在宫中做法，岂不是违逆中宫懿旨？」

孔灵雁道：「臣妾顾不得许多，只要是为诰儿好，什么都愿意试……」正说着，雁鸣馆的掌事内监小禾赶来了，跪在地上，大喘气道：「禀圣上，禀娘娘，鼠精，鼠精啊……捉住了，捉住了！诰皇子不哭了！」

孔灵雁听了这话，长长地舒了口气，便挣扎着要起身，回雁鸣馆瞧瞧。

「鼠精」两个字，让成灏心内一动。阿南曾经讲给他听的卦语，他至今记得，正因为那卦语，后宫杜绝肖鼠之人。

他吩咐小舟，速速摆驾雁鸣馆。

孔灵雁与成灏先后赶到雁鸣馆。

阿南也来了。她从外头走进来，便看见一身白衣的余冬手中拿着一张大大的黄纸，他一伸手，地上起了一处火光，他不慌不忙地拿着那黄纸在火上炙烤，一只肥硕的老鼠很快在纸上显现出来。那鼠活灵活现，张着嘴巴，似乎要吞噬着什么。

余冬取腰下的镜子往老鼠身上照着，鼠慢慢地从黄纸上消散。待完全散尽之后，余冬再次将黄纸放到火上烘烤，鼠复又显现。

如此，重复几次，余冬跪在地上道：「鼠精已被草民所擒，从此雁鸣馆再无邪祟。」

阿南心内冷笑着。不过是雕虫小技，骗局罢了。

她稚时便听父亲讲过，许多方士行走江湖，并无真才实学，全靠一些障眼法蒙人。以磷火来伪造鬼魂显灵；以桃木剑来与臆想中的鬼怪打斗；提前用干净的毛笔蘸着火硝，在黄纸上画图案，放于火上炙烤，便能显出鬼怪的「原形」。

成灏虽然未曾听闻过这些江湖把戏，但亦狐疑地看着眼前这个方士。他没有开口让余冬平身，余冬便一直跪着。

孔灵雁看着黄纸上那鼠，神情大骇，抱着自己的儿子，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

阿南刚欲张口拆穿余冬的骗术，意外却发生了——

不知从何处蹿出来一只棕毛大鼠，那鼠身形巨大，如小兽一般，且牙齿锋利，神态凶猛。它径自扑向成灏。

阿南吃了一惊，她本能地想去护着成灏，却见一个人冲在了她的前面。

是小婵，孔灵雁的陪嫁丫环，现今雁鸣馆的掌事宫女。她离成灏的距离，比阿南近。鼠来之际，她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挡在成灏的面前。

那鼠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它一口咬在小婵的胳膊上，撕下一大片肉，鲜血淋漓。

门外的侍卫闻声而动，拔剑跑入内殿，那棕鼠却飞快地跑出人群。

「擒住它！」成灏怒道。「是！」侍卫们齐声应着，纷纷去逐鼠。可那鼠跑得实在是太快，眨眼便无影无踪了。

地上的余冬道：「圣上莫慌，那鼠须臾便会七窍流血死在御湖东边第三棵松柏之下。」

成灏冷冷地看着他：「鼠是怎么回事？」余苓道：「回禀圣上，雁鸣馆被鼠精所困已久，是而诿皇子夜啼虚弱。今日草民困住了鼠的魂魄。但这鼠精道行颇深，心有怨气，临死前，仍回光返照，意图害人。草民已念下咒语。此次必永绝后患。」

「永绝后患？」成灏的脑子里盘旋着「仓鼠之子，吞食国度」这八个字。难道今日方士之举，真的能绝了这个后患？

他摇摇头，不信事情会如此简单。

可方才冒出那只棕鼠与黄纸上那只形态一模一样。且诿儿，真的是不再啼哭，睁着双眼，安安静静地看着众人，面色都红润了许多。他从未如此乖巧。

若说这方士是欺世之徒，眼前的一切又如何解释呢？

他命小舟去唤医官。医官们快地跑过来，小婵的胳膊上伤口颇重，流血过多，导致昏厥。

成灏看着地上斑驳的血迹，叹道：「此婢不凡，敏于常人，忠心护主。」

孔灵雁听了这话，从自顾自地欣喜中回过神来，一时不知圣上如此夸赞自己的婢女，是好事还是坏事。

成灏扫了一眼余苓：「诿儿的状况，再观察几日，若果真从此好了，孤便信你口中的话是真的。」余苓忙磕头：「是。」

成灏话音一转：「纵你驱鼠是真，技艺终究是不大高明，孤方才险些被棕鼠所害，若无此婢，当如何？是而，你依然有

罪。」

余苓道：「回圣上，草民甘愿领罪。但草民想说，若无小婢姑娘，草民必会行小婢姑娘所行之事，天子之身，关乎社稷，万不能损。」

成灏吩咐侍卫道：「将此人送入天牢关起来。若诿皇子此后再有夜啼，便杀了他。孤眼前容不得骗术，更容不得有人装神弄鬼。」

余苓好似并不意外，一脸平静地跟着侍卫走出去。

不一会子，方才去逐鼠的侍卫果然在御湖东边第三棵松柏之下发现了死去的棕鼠，七窍流血。

侍卫请旨问圣上当如何。

成灏道：「烧了吧。」

阿南直觉不相信余苓有此异能。她觉得今日之事颇为蹊跷。如此大的一只棕鼠为何突然会在内殿出现？怎么从前未被雁鸣馆的宫人发觉？诿皇子止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雁鸣馆必有内鬼，此内鬼与这个叫余苓的方士有勾连。再联想到今日五更天，安平观门口的黑影，看着眼前被医官们救治的小婢，她模模糊糊有了答案。

事发之时，为何小婢竟站得离圣上如此之近？好个有手段的丫鬟。为了救圣上，胳膊生生被棕鼠撕得血肉模糊，这一下势必让圣上印象深刻了。

鼠患起宫闱，昭然婢子心。这雁鸣馆的宫墙，关不住她想出头的心。只是不知这小婵是如何跟余冬勾连的？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阿南行至成灏身侧，轻声道：「圣上，依臣妾之见，该好好儿拷打雁鸣馆的宫人，包括小婵。」

成灏淡淡笑笑：「孤的意见倒与皇后相反，孤认为此婢当赏。」阿南还想说什么，成灏打断道：「孤并非昏庸之人，心底有决断，皇后不必急着替孤做主。」

转瞬，成灏靠近阿南，悄声道：「皇后，如果孤没有记错的话，仓鼠的卦，是你卜的，如今若鼠精被除，当真永绝后患，难道不好吗？」

阿南道：「臣妾以为，这其中必有猫腻。雁鸣馆诸人需好好儿审查。」她说得非常笃定。

成灏眯起眼：「自皇后跟孤说了仓鼠之事，孤便将妃嫔核选之事全权交给了皇后。是否皇后并不愿意鼠患被除，想持此自重？」

阿南跪地道：「臣妾没有这个意思。臣妾一心为了圣上，希望圣上莫要被奸人蒙蔽……」

她越说，成灏越感到烦躁。他不愿受母后的束缚，亦不愿受阿南的束缚。

阿南看了看他的神色，掩了口。成灏负手而立，忽然说了句：

「小舟，去告知内廷监，封宫人小婵为七品才人，以忠字做封号，赐居烟云馆。将忠才人救驾之事，告知宫中所有人等，以彰其护主心。」

在场的所有人都怔住了。

亲弟

孔灵雁张了张口，似乎是想说什么。但又觉得，此等情形下，无论自个儿说什么，都不大妥当。

小婵是她宫里的掌事宫女，又是她从娘家孔府带来的老人，她若此时有一丝丝的惊诧，倒让圣上以为她「善妒」，且在下人们跟前儿落下个「不贤良」的名头。

她抱着诰儿，默不作声。成灏的视线在殿内环顾一周，落在了她的身上。

「祥妃，此次你强留方士驱邪之事，孤念你爱子心切，便不责罚你了。你好生照看诰儿，有何事由，着人去叫孤便好。」说着，他命小宫人给祥妃穿好鞋，又嘱几名医官留在雁鸣馆继续观察诰皇子的状况，随时等待召唤。

孔灵雁心里涌上些许安慰。圣上是爱诰儿的，到底是他的儿子。

成灏转身走了出去，满屋子的人皆跪在地上，道：「恭送圣上。」

过了好一会儿，成灏的身影走远，阿南方回过神来。成灏说出的话像是一个巴掌打在她的脸上，热辣辣的。

阿南觉得自己错了。她以为夫妻同心，她与他本是一体，没有什么说是说不得的。可在成灏眼里，她是妻，也是臣。妻以夫为纲，臣以君为纲，最要紧的，便是顺从与忠心。

《周易》有言：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有些事，就算明明很清楚，也急不得。

顺从与忠心是有尺度的，拿捏不好，便成了僭越。是她，一时忘了收敛自己。

小嫔扶阿南坐下，一旁的小宫人连忙倒上水来。阿南接过杯子，喝了一口。

雁鸣馆的空气中弥漫着鲜血的气味，挥之不去。

「祥妃，你身边的丫头倒是好大的能耐。」阿南缓缓地说了一句。孔灵雁面有尴尬之色，俯身道：「回皇后娘娘，此.....此乃意外.....臣妾也没.....没想到。」

「本宫自然知道你没想到。」

阿南笑了笑：「但这件事是不是意外，就不好说了。」这话大有深意，孔灵雁蒙了蒙，没有回过味儿来。

孔家乃世代簪缨之家。她的哥哥孔良，自小入宫，伴驾读书习武，是圣上的心腹羽林郎。孔家内宅简单，父亲孔晋只娶了一

房老婆。孔灵雁在娘家从未见到妇人宅斗。她从母亲那里遗传到娴静少言的性子。她没有九曲回肠的心思。

小婵此次出头，她固然意外，但她丝毫未往阴谋处联想。她甚至在某一霎觉得，小婵的勇敢和无畏，确实是她不具备的。她虽然是圣上的妃子，是皇长子的生母，但若让她冲上去为圣上受此血肉苦楚，她是会犹豫的。至少，会前思后想许久。

正在这时，华医官禀道：「皇后娘娘，祥妃娘娘，忠才人醒了——」

床榻上的小婵缓缓睁开眼。「忠才人」这三个字，让她在醒来的第一瞬，便知晓了自己的新身份。

她先面带惶恐地问华医官：「圣上可有受伤？是否无碍？」在听到「无碍」二字后，又面带关怀地问孔灵雁。

「娘娘，咱们诰皇子是不是已经太好了？」

孔灵雁轻声道：「现在看着是好多了……」

小婵脸上绽出一个苍白的笑容，似发自肺腑地为主子感到开心。「娘娘，奴婢早就说了，咱们诰皇子是有福气的命，贵人天佑，一定会平安康健的。」

孔灵雁轻咳了一声：「小婵，方才你昏迷之时，圣上已经金口玉言封了你为七品才人，赐居烟云馆，你无须再对本宫自称奴婢。」

小婵挣扎着欲从床榻上起身：「娘娘哪里话，奴婢永远都是您的奴婢，不拘住在哪儿，不拘是什么身份，都是您的奴婢，孔家的奴婢，诰皇子的奴婢……」

一席话让孔灵雁心里舒服了三分。这丫头，虽今日出了头，但倒是没忘本。

小婵对祥妃表完忠心，便怯怯地看着阿南，跪在地上。她一只胳膊包扎了，无法动弹，便用另一只胳膊撑在地上，向阿南「咚咚咚」地磕头：「皇后娘娘，奴婢今日唐突了……」

阿南冷冷地笑了笑。她看了看身侧的小嫫，小嫫领会了。

小嫫笑道：「忠才人快些起来吧，叫外人瞧见，还以为咱们皇后娘娘不慈悲，让您这受了伤的人磕头请罪。况且，您今日舍命救驾，圣上晓谕六宫，夸您忠勇，皇后娘娘又怎会觉得您唐突呢？」

小婵低着头，不吭声了。小嫫前去，扶着她起来：「忠才人，圣上既夸了你忠心，往后在宫中，得长长久久地让圣上看到你的忠心才好。」

阿南喝尽杯中的水，起了身。她走到小婵身边，微微倾身靠近她，淡淡道：「一块肉，换一个位分，忠才人真是个伶俐的人儿。」

阿南回到凤鸾殿。

她立于檐下，手上拿着把剪刀，剪着院中的松柏。

今日剪得有些迅猛，不多时，那地上便铺了一层枝叶。用脚踩上去，发出断裂的声音。

她的这个方士兄长，看样子不是个简单的人物。跟这后宫中的女子牵牵绊绊，频出奸计，没那么容易被驱逐出宫。

他做了充足的准备，从刘芳仪，到阿南，到小婵，他步步看似漫不经心，又步步留有余地，招招有退路。似随着形势走，却在把控着形势。

他是怀着想搅弄风云的心进宫的。留着，必是祸害。

阿南正思量着，孔良从外头走进来。他今日休沐，穿着便服，一身浅绿色的锦袍像这个季节御湖中的水，和着暖风，微微漾着。

他行罢礼，开口道：「臣今日亲自查过了那方士的底细。娘娘您的母亲的确改嫁到了余府。余冬是余府的长子。他说的那些话，倒不是假的。但有一点，他故意说漏了——」

阿南抬头。

孔良继续道：「您母亲改嫁到余府后，在余家还生下了一个男孩。顺康三年产子，算来如今十一岁了。臣从户部调了百越的民籍查看，那男孩，也就是娘娘您的亲弟，名叫余慕。余冬这回是带着他一起到上京来的。」

阿南心中一时说不上什么感觉。

孔良肃然道：「臣担心余苓会利用余慕对您做出不利的事，一定会全力以赴，抓紧找到他，将他带到您身边。」

指引

孔良身上带着初夏气息的浅绿，让阿南仿佛置身于御湖当中的一叶轻舟上。

风吹动着轻舟，轻舟却是稳的。

「阿良。」阿南唤了他一声，迟疑了一霎，还是说道，「方才你说的事，先别告诉圣上。等日后时机成熟，本宫再说与圣上知道。」

孔良点了点头，他懂她的意思。从他五岁入宫给成灏做陪读起，他便认识了这个从不言笑、面色无波的女子。她喜穿素净颜色的衣裳，头戴一根卦签。一双眼疏离地打量着眼前的所有。她从来没有活得像个孩子，她好似从来就没有童稚的时候，就连生活中一些琐碎的小事，她都思虑周全。

孔良与她相识十几年，总是觉得她的眼底藏着无尽的黑夜，让他想去追寻、想去探究。他总是没话找话地同她玩笑。她冷冷的，从不回应。实在被聒噪得烦了，便轻轻地说一声：「阿良，你将来是要为官做宰的，要慎而少言。」孔良便止了口。

他愿意听她的话。当年，太后笑说将来会给阿南找一户好人家的时候，孔良记在了心里。他想，等阿南过了及笄之年，他就去跟母亲说，让母亲求太后赐婚。虽然他与姑表姊妹早有婚

约，但，婚约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他好生跟父亲母亲解释，他们一定会理解他的。他们一定会希望看到他快乐。

孔良把一切都想得很顺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有一天，阿南会身着凤袍，入主中宫。

孔良知道，圣上并不喜欢阿南，他心里眼里分明都是沈清欢啊。为什么阿南要嫁给圣上？从小他们这群人一起长大，她那么清醒冷静一个人，看不透这一点吗？

他不信。

帝后大婚那晚，酒意微醺的阿南行至檐下吹风。

巡逻到此的孔良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口：「他不爱你，难道你不知道吗？」

头戴凤冠的阿南扶着栏杆，望着天上的月亮，道：「他会爱我的。」

「你在哄骗自己。」孔良听着自己的声音，都觉得很幼稚。他就像一个赌气的孩子一般。

「不，阿良。」她转过头来，笃定道，「他会爱上我的。早晚的事。我确定。」

孔良道了声：「那微臣便祝皇后娘娘早日得偿所愿。」转身便走了。

阿南在身后道：「阿良，你窦家的表妹很好，娶了吧。」

孔良没有吭声，亦没有回头。

那晚，乾坤殿的龙凤烛燃了一夜。孔良那一夜都没有好生睡。窦家的表妹窦华章的确很好。没过多久，孔良便奉父母之命，娶了她。

好男儿成家立业。他已做了御林军统领，官高位显，不成家，总不像个样子。重要的是，他想让圣上放心。

圣上曾有意无意地问过他的婚事。他想用成亲向圣上表明，他从未有过不该有的心思。

婉兮变兮；总角卅兮。所谓总角之交，眨眼似黄粱一梦。

人前人后，他跟她说话都用敬语，恭恭敬敬地叫她「皇后娘娘」。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仍然是希望阿南过得好的。他知道，她孤零零一个人在后宫，没有能倚仗的人。若她有事，他会毫不犹豫地帮她。纵使她眼底那无尽的黑夜，他这一生也无法探寻了。

「阿良，有劳你了。」阿南放下剪刀。

「臣惶恐。皇后娘娘莫要如此说。」孔良说着，便要跪安告退。

阿南叮嘱了一句：「寻人要小心些，越少人知道越好。」

「是。」

孔良走后，阿南回到内殿。她盘腿坐在软榻上，让小嫔端来棋盘。她在心中有事悬而未决的时候，极喜自己与自己下棋，分别站在对立的角度上，把一切可能都考虑到。在这个过程中，她往往能揣测出对手的想法。

当初，她就是这么想出计策，让成灏治住那帮老臣，不受拿捏的。也是这么想出对策，兵不血刃地移了兵权的。

眼下，她想的是如何制住余萼和小婵。

阿南知道，之前做那些事情，为何会成，是因为成灏是与她一心的。现在也得想个办法让成灏在这件事上与她一心。只要两人一心，就好了。

棋下到一半，乳娘抱着华乐公主来了。

四月初了，铄儿八个月了。八个月的孩子，正是学爬的时候。铄儿爬到阿南身边，一把推翻了棋盘。

黑子白子全部混淆在了一起。

乳娘看着阿南的脸色，恐她生气。可阿南并没有，她盯着混乱的棋盘，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

她将铄儿抱到膝上。铄儿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澄澈无比，此时，她看着阿南，嘴巴里发出「娘——娘——」的声音。

铄儿这么小，便知道谁是亲娘吗。她的女儿啊，当真是非凡之女，总是有意无意地，给她指引。

「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要想方设法让敌人充分暴露而自己却深藏不露。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阿南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让黑子白子都乱起来。待棋盘乱了，自然该收拾棋子了。

夜幕落下来。阿南躺在床榻上，看着凤鸾殿明亮的灯火，又想起孔良口中那个叫「余慕」的弟弟来。他虽是余家的孩子，但她与她同母，亦属血亲。

母亲范红雨的面庞似乎从影影绰绰的光影里闪现出来，她没有老，还是阿南三岁时看到的样子。她看着阿南笑：「南妹头，母亲纵有千般的不是，他到底是你弟弟。母亲不在了，长姐如娘，你要爱护幼弟，莫让他被旁人欺负了去。」

阿南从床榻上坐起来，一眨眼，却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幻觉。她问值夜的小宫人：「圣上今晚在何处？」

「回皇后娘娘，圣上今晚在祥妃处。」

这一夜，成灏宿在了雁鸣馆。皇长子成诰果然没有再夜啼，一夜安然睡到天亮。

连续七日过去了。从前他久治不愈的夜啼症当真就这么没了。一日比一日活泼，一日比一日康健。

医官们都深以为奇。

皇长子啼哭来得莫名，止得亦莫名。就连行医近三十年的华医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让成灏不免又多思量了一下那方

士的话。

第八日，成灏命人将余冬从牢里带出来。

乾坤殿内，余冬匍匐在地，向成灏行了个大礼。

屋内龙涎香燃着。成灏发现，此人在牢里待了七日，身上竟然一尘不染。那一袭白衣干净极了，似皎洁月光罩于身上。

成灏问道：「你从何处到上京？」

「草民是百越人氏，术，乃游方的琅琊方士所传。」

「琅琊？」成灏冷笑道：「秦皇因琅琊方士所惑，气运衰颓。」余冬并不慌张，坦然答道：「《后汉书》有载，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方士，那一定是有真本领的。圣上是真龙天子，必然知晓，对方士的评价不可一概而论。方士之中，如扁鹊、葛洪、管辂、萧吉、僧一行者，皆是名垂青史之辈。」

成灏用手摩挲着桌案上的一方印，淡淡道：「哦？那你跟孤说说，你都会些什么？」

「天文、历法、地理、风角、星算，推而远之，以至窈冥不可考之事。」

成灏沉默了会子，问道：「那孤便问你一句，后宫之中，缘何有鼠精？」

余冬磕了个头：「圣上恕草民无罪，草民方敢说。」

「说。」

「昏君之母，属相为鼠。仓鼠之子，吞食国度。」

成灏心里头震了震。余苓所说，跟阿南告诉他的，竟一字不差。

余苓继续道：「譬如粮仓之鼠，有鼠精于后宫作祟，迷惑后妃与皇子。现已被草民连魄带身，除去了。故而，此卦便作废了。圣上放心便是。」

成灏脸上犹有怀疑。对于他而言，有害于江山之事，哪怕是万一的可能，也当杜绝。

余苓道：「您看如今诰皇子啼哭止住，与从前大不相同，雁鸣馆一派喜气洋洋，便知道了。」

成灏沉默良久，问了句：「你说说，若得明君，孤当幸何人？」

余苓诚惶诚恐地连磕几个头：「此等大事，草民不敢测。」

成灏微微笑了笑：「你说了，孤也未必信，不过是如耳畔风声，听听罢了。」

余苓闭上眼，低头道：「若得明君，当幸东南。东南有女，命中带煞，鼠生生世世不敢近焉。」

喜脉

成灏咂摸着「东南」两字，以食指和中指轻轻叩着桌案。

东南有女，命中带煞。明君之母，可挡大劫。那女子究竟是何人？

他思索片刻后，向跪在地上的余苓说道：「宫中安平观，乃皇祖时所建。皇祖有慕道之心，怜恤苍生。你既治好了诰儿的夜啼症，算是与皇家有缘。便留在安平观，为皇家祈福吧。」

余苓叩头道：「多谢圣上隆恩。」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故而，成灏虽觉得余苓似有几分本事，想留他在宫中，但又不愿让臣下认为他如今生出了依赖方士之心。于是，便以「为皇家祈福」之名，留下他。

安平观。

天下安平多草草，何当化局为明镜。余苓这回，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安平观。

送他去安平观的路上，小舟意味深长道：「余法师您才从天牢里出来，便被圣上留在安平观了。为皇家祈福是天大的体面。余法师好大的能耐。」

余苓颌首。

小舟又道：「奴才听说，从前太宗皇帝在的时候，住在安平观的是国师方常。风光得了不得，就连朝中好些手持玉笏的大臣

都上赶着巴结他呢。后来不知怎的，便逃之夭夭了。啧啧啧。世事无常啊。」

余苓淡淡笑笑，并不言语。

小舟敛了口。他在圣上身边十余年，直觉不喜这方士，总觉得他的眉眼之间有谄媚之气。

这厢，成灏坐在乾坤殿内，唤来内廷监掌事。

「后宫诸人，有谁是东南籍贯？」

内廷监掌事娴熟答道：「皇后娘娘，祖籍禹杭，偏属吴越东南。还有——」

「还有谁？」

「还有圣上您新封的忠才人，祖籍闽越，亦属东南。」

宫中后妃的年庚、生辰、籍贯，皆在内廷监备案之中。

「忠才人……」成灏兀地想起什么，问道：「忠才人年庚几何？」

「回圣上，忠才人虚岁十五，肖虎。」

虎在民间亦被称作大猫，鼠畏猫。成灏脸上的笑意微微停住了一霎，他朝内廷监掌事挥挥手：「下去吧。」

「是。」

他起身，推开窗，晚间薄雾清凉。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方士的话，不可尽信，但成灏还是想试试。

仿佛冥冥之中，给未知的去路镀上一层玄学的光，多了一重稳妥。

当晚，成灏便去了烟云馆。在宫中医官的精心护理下，小婵的伤已然好了许多。她穿着才人规制的宫装出来接驾，满脸的欣喜与忐忑。

成灏走入殿内，见桌上有一个正在缝制的肚兜。肚兜上绣着花开富贵，针脚细腻，绣工甚好。小婵见圣上看肚兜，便道：

「这是臣妾给诰皇子缝的肚兜，从诰皇子落地，便是臣妾给他缝制贴身衣物，交予旁人，臣妾不放心。」

成灏淡淡地笑了笑：「你倒时时不忘旧主，果然是个忠义女子。」

小婵俯身道：「圣上谬赞，臣妾能为诰皇子做些事情，是臣妾的福气。」

成灏坐下，小婵伺候他梳洗。她知好歹，懂分寸，处处熨帖。伺候圣驾这一晚，她极尽周到之能事。

但成灏半梦半醒之间，隐隐约约听到几声耗子的吱吱叫，断断续续的。待他定神想细听时，却又什么都听不见了。

或是幻觉吧。成灏倦极，便睡去了。

翌日，小婵早早地起身，去小厨房做了花羹。

成灏睁开眼不一会儿，热毛巾、漱口的清水便都已准备好了。
成灏梳洗妥当，花羹已晾温。

小婵殷勤地端上递给他。他喝了一口，抬头看了一眼昨日临幸的这个女子。

今日的小婵穿着一件桃红色的衣裳。成灏不觉皱了皱眉，他莫名不喜欢女子穿桃红，总觉得有轻浮之气。

「该上早朝了。」他放下花羹，去往金銮殿。

自这天以后，他再也没来过烟云馆。原本后宫诸人见圣上乍封小婵，都有些戒备，但见圣上临幸一夜后，很快就把她丢到脑后，便都松了口气。

心血来潮是一码事，喜爱又是另一码事。看样子，圣上对这丫头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烟云馆成不了什么气候。

小婵在人前人后，谦和温柔，低眉顺目，比在雁鸣馆做掌事宫女的时候更加谨小慎微。

然而，一个多月后，宫中五月槐花将角角落落镀上一层流云之际，医官署的医官给忠才人请平安脉时，诊出了喜脉。

不过是一夜而已，便有了身孕。

宫人们议论纷纷，忠才人当真是福泽深厚啊。

凤鸾殿中，阿南听到这个消息，手中的棋子微微落下。

她没有猜错。这个忠才人和余冬联手，背后藏着惊天的阴谋。所谓的方士作法，所谓的明君之母，所谓的当幸东南。

身孕，子嗣。从余冬进宫那一刻起，已经布好了这个大局。

阿南想，这一对男女焉敢狗胆包天至此，是否身后还有隐藏的盾牌？

没过几天，她去尚书房给成灏送汤，无意中看到百越王的上表，便明白了七八分。

百越靠海，半夷之地。麾垣年间，太祖率军所征。从前百越的大半土地，归了两广管辖，只余少部分百越异族人，自成一个 小国，仍由百越王辖制。百越王虽为番王，但跟一州长官无异，向圣朝称臣，年年纳贡，上缴赋税。

百越王姓为姁。现任的百越王名姁康，上位刚满五年。

百越弹丸之地，又因靠海，盐碱地颇多，粮食收成不佳，国力微弱。且被圣朝征服已久，故而素来恭敬，从不起风浪。

百越与中原，通婚、融合、同化。也正因为如此，在朝堂或是百姓心中，渐渐遗忘百越是番邦，仿佛是圣朝寻常的一个地州。

阿南琢磨着，百越王有自知之明，深知无论各方面都难以与圣朝抗衡，有安南、西境、漠北的先例在前，他万万不敢生出武

战之意，便生出此等齷齪的念头。从皇室内部混淆血脉，以野种夺嫡，搅乱浑水，来日，使朝纲紊乱，使社稷无序。

泱泱大国，从外而杀，难以杀死。内斗腐烂，虫便有可乘之机。

阿南思及此处，不禁一阵战栗，扶住桌角。

成灏见此，问道：「皇后怎么了，身子不舒服吗？」

阿南定了定神：「谢圣上关怀，臣妾甚好，只产后一直有些畏寒。」

成灏起身，从一旁的红木椅上取了他的披风，披在阿南的身上：「上京在北，纵是四月，夜间仍然有些寒凉。这件披风，是小舟备在这里的，就是担心孤忙政务到深夜，吹了风。你生銑儿遭了罪，难免比旁人畏寒。夜里就该多穿些。」

他说完，脸上漾起笑意：「銑儿真是可爱至极，昨儿孤陪她在御花园玩了会子，她抱着孤不肯撒手。」

阿南看着他。他脸上的神色那么自然，自然地给她裹披风，自然地与她闲话日常。

阿南的眼角抑制不住地有些湿润。她与他大婚近两年了，銑儿快一岁了。她哪怕头戴凤冠、身披凤袍，与他站在高处接受群臣跪拜，都没有今晚他这么一个细微的小动作让她觉得，她是他的妻。

阿南低下头：「谢圣上。」成灏倒没有觉察出她的伤感，喝了口汤，自然而然地问道：「忠才人有了身孕，胎象不太稳，她在烟云馆居住，甚觉孤单，向孤请旨说，想搬回雁鸣馆与祥妃同住。皇后觉得如何？」

阿南道：「烟云馆的位置是偏了些，忠才人妹妹有了身孕，臣妾早些天便想着，要不要给她挪一挪寝宫。但又恐她移宫劳顿，便作罢。今日，既圣上说起，便挪吧。只是，臣妾想着，祥妃那里有诰皇子需要照料，恐精力有限，难以分身。不如，让忠才人搬去宛欣院。宛妃妹妹一个人住着，甚是寂寞，正好儿可以陪伴忠才人，照料忠才人。」

成灏点点头：「便按皇后所说吧。」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